

□ 高考纪事

似水流年，高考一纪

车厘子

自恢复高考以来，每年考试时间都定在7月，从2003年开始，全国高考时间统一调到6月，我于2005年参加高考，算起来也已过去十二年。古人以十二年为一纪，十二生肖走完一轮。

若论高考重点大学升学率，放眼整个宁波大市，除却一骑绝尘的镇海中学，我的高中母校慈溪中学似乎也算名列前茅了。我读文科班，那年高考我们文科的考点设在行知职高，考试间隙，考生们被安排到食堂休息，大家都忙着在餐桌边“临阵磨枪”。我和室友正坐在一起温书，这时走过来一个其他学校的考生，笑着问我们是哪个高中的，我俩抬头看他，认真而简洁地回答：“慈溪中学的。”我至今仍清楚记得那哥们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，继而迅速转为一种诚惶诚恐的敬畏表情，原本身子已向微倾、想坐

下同我们一块复习的动作，又硬生生地给收了回去，讪讪地走开了。那一刻，我们才亲身体会到原来自己学校如此威名赫赫，真正“如雷贯耳”到可以令别校学生“知难而退”。我也忽然省悟，为何从前邻家那个二流子也似的大哥开车顺道送我回学校的时候，老远看到校门口“慈溪中学”四个鎏金大字，他嘴里会不由自主发出“啧啧”的声响，那张平日惯于嬉皮笑脸的面孔上居然现出一种近乎虔诚的庄重神色。

或许，用现在的话直白点讲，在他们眼里，他们是“学渣”，我们是“学霸”。这种朴素的名校情结弥漫开去，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氛围。当时的慈溪市民普遍认为，能考上慈溪中学的，基本上就等于一只脚已踏进重点大学的门槛。而那一年高考，我的成绩属全班中等，还算差强人意，不过具体到不同科目，也有些小插曲。语文

我一向在班里拔尖，150分的卷子，高考那一场我考了122分，仍是全班第一，须知那年的语文试题特别难，我们文科班的班级平均分只有90多分，也就是及格线刚出头。试后我对了标准答案，发现客观题差不多全对，那就意味着我的作文得分其实并不理想，可能写得偏题了，这对于我这个平常考试作文常接近满分的“笔杆子”来说，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失误。至于我的传统弱项数学，虽说及格无虞，但依旧比班级平均分低了整20分。事后我多少有点不甘心，假如那次我的作文能正常发挥，而数学又接近班级平均水平，考上985高校应该是不成问题的。当然人生没有假如，最终我还是无惊无险地考入邻省一所211大学。

说到出省，班里的女同学，不论成绩是否理想，大多数选择去了本省的大学，大概小地方的父母，还是希望宝贝女儿别离家太远，留在省内，回来毕竟方便

些；至于我们男孩子，则一个个“神州行”了；当年我们千辛万苦通过中考，一起考进名头响当当的慈溪中学，三年后又千辛万苦通过高考，各奔天涯。那一年的6月，我们考完试，回到自己教室，都兴奋地把高考复习资料撕碎，抛向空中，欢呼雀跃，一扫往日的沉郁气氛。在之后的那个漫长而轻松的暑假里，我们整日赶场似地穿行在各家酒店的谢师宴与同学聚会上，不知疲倦。慈溪的毕业季，并没有红殷殷凤凰花开的路口，多的是浓荫遮蔽的香樟树，我们的青春，便笼罩在那片穿过绿叶缝隙投下斑驳光影的骄阳中。

去年，慈溪中学建校60周年，全国乃至全球的校友纷纷赶回母校参加校庆活动，我也不例外。只不过，我们来到的是一个陌生的校园，文蔚路59号，2016年8月才迁入的新校区，占地庞大，高楼大厦，望过去气派得不像一所中学，“慈溪大学”俨然不复我记忆中北二环东路那个老校区魂牵梦萦的旧模样了。那日冬雨潇潇，我擎着伞，踱步在这初次走入的校园中，四下里打量，全新的一切——倒像是只离巢太久的燕子，再飞回来时，因门庭改换而找不着老屋梁间自己的旧窝了，风中伫立，不禁惶惑起来。

勿意时光不会老

王 杨

那是十五年前，我创作了一幅国画《母亲》，画中穿插着老中青几代女性，着力于反映母爱的深沉与厚重。那时的我，天天被外婆和母亲关爱着，像个孩子一样，生活是无忧的，幸福的。画面中充满了热烈与激情，初步形成了我的国画风格。

后来，外婆去世了。我十分悲伤，几乎不能作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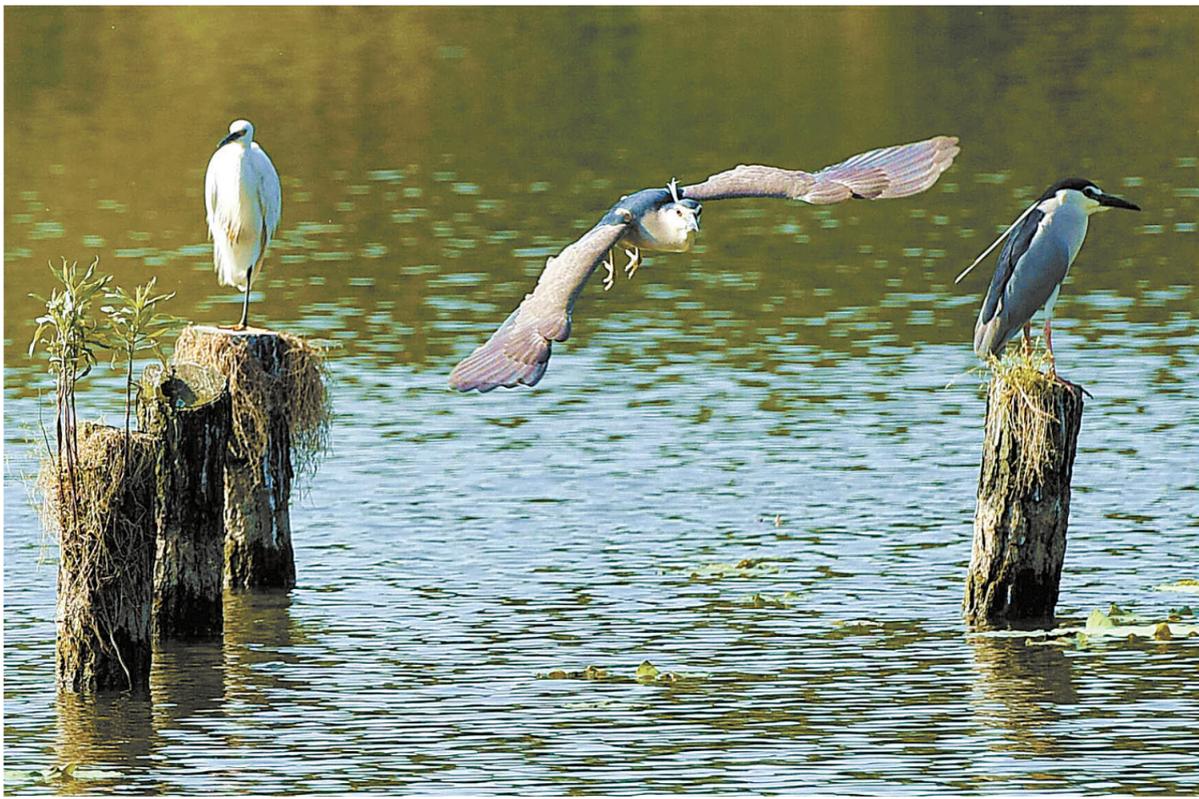
十年前的一个初秋，我带着学生在黔东南采风，在苗寨里观看民族舞。不远处的角落，有一位老奶奶，全然不顾周围的热闹，专注于缝补手上的衣物。我一下子就被她的神态所吸引，脑海中浮现出我的外婆，眼睛不由得湿润了。我从小由外婆带大，总是喜欢缠在她的身边，每每放学回家都能闻到饭香，至今仍萦绕在记忆中，那种亲情无法用言语形容。回到北京后，我怀着深切的情感，用心创作了国画《慈母》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；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；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谨以此画纪念我深爱着的外婆。

三年前，我怀上了孩子。每日抚摸着日益见长的他，想象着小家伙会长成什么样子，是个男孩还是女孩，将来让他学点什么，脑海里想象着他与我的生活，于是画了些母子情趣的作品，即《母子情》系列。怀孕期间，我的母亲无微不至地照顾我，仿佛我又变成了小孩子，而

母亲的头发却悄悄地变白了。儿子降生后特别可爱，用小手抓住我的大手，咿咿呀呀地对着我说我听不懂的语言，开始会爬，开始学走路，开始跑跑跳跳……母亲怕我累着，其间总是帮我照顾孩子，她说多少年前我出生后，外婆也是这样一直在她身边。每每提起外婆，母亲的眼睛里都充满了泪水，愈念愈思。我感觉自己就像外婆和母亲对我一样，对儿子各种期许，各种疼爱，各种担心，那种亲情无法用言语形容。的确是不养儿不知父母恩。有时幸福地看着我的儿子和我的母亲一起玩得开心，恨不得这样的时光永远停留在那里。

生命是沉甸甸的，多如逆水行舟；是岁月使它凝结而厚重深刻，是守望使它丰富且内涵广阔。呱呱落地后的一声啼哭，放达物外后的一任长啸，匆匆路行中的一刻驻足，繁重劳作后的一口喘息，都体现着生命的美丽，也是对生命状态的诠释。生命的美丽，不在于外表的繁简，而取决于内在的力量。人的灵魂，即在于此；中国画的灵魂，亦在于此。

画从于心。我带着外婆对我母亲和我的情感，带着我母亲对我和我儿子的情感，带着我对儿子的情感，将灵魂与灵感倾注于我的国画作品中，用中国水墨把深切的母爱呈现出来。愿天下的游子，常回家看看，看看亲爱的母亲，勿意时光不会老！



湖面上的精灵

水贵仙 摄

土豆进城记

大漠

五一劳动节回家，吃饭的时候老妈捧上了一盘香喷喷的土豆饼。土豆不大，煎得两面金黄，撒上盐，再撒把小葱，刚出锅，还滋滋地冒着热气。土豆饼一上桌，就被我们几个一抢而空，一个个腮帮子鼓鼓的，一边吃一边连声说“好吃，好吃”，还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。看着儿女们吃得开心，老妈心里美滋滋的，说：“土豆还小，正在长，你爸有些舍不得挖。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啦，果蔬刚上市最好吃。好吃就吃，给你们吃没什么舍不得的。”说着又搬上来一盘。

土豆是老爸种的，就种在屋后小界河边的那块地里。那块地本来是乌竹山，春头下雨后竹笋旺发的时候，可挖小竹笋，油焖笋、盐烤笋。是母亲“天天吃笋都吃不腻”的美味。近些年，因为经常从电视新闻里看到一些食品安全的报道，两老就开始为自己在城里的子女们的食品安全问题操起了心。由于当年生产队落实土地承包责任制时，分到的口粮田少，父母就看上了自家屋后那片竹山。说干就干，年过七旬的父亲花了几个星期的时

间，硬是把竹山开垦了出来。

因为种过竹，土质松而不肥，父亲把挖小界河掏出来的河泥铺在了上面。又从邻村运人家酿完烧酒丢弃的谷糠、番薯渣等糟烧废料，把河泥发松；考虑到种东西需要基肥，他又从养鸭子的邻居那里要来一担担鸭泥；勤劳的他又把地周围的杂草割了，连带泥土烧成煤焦泥，拌上大灶的草木灰，对土地进行了彻底的改良，随后按季节种上不同的时令蔬菜，源源不断地送往城里。从此，屋后的那块宅边里成了父母的爱心农场，也成了我们姐弟仨的菜篮子特供基地。

立夏一过，去年年底种的土豆开始进入收获季节。因为土地肥沃，再加上父亲的辛勤浇灌，土豆长得又大又多，一亩地挖下去，一棵藤下面就结了大小几十颗，像小球似地挂着，黄灿灿的，着实诱人。屋后那三分地估摸可收获好几百斤呢。双休日我们几个又兴高采烈地回家去，吃了还不够，欢天喜地各自扛了一大袋回来，清蒸、红烧、盐焗、煮羹、塌饼……吃得欢天喜地。随后一个电话过去“爸——妈——，洋芋苕真好挖，我们都把它当饭吃呢！”电话那头传来父母

爽朗的笑声，“好吃啊，吃完再来拿哦！”只要儿女以及他们的下一代吃得好，吃得安全，两老就开心，觉得他们的辛苦值得！

然而，问题来了，土豆丰收了，多了吃不完，老妈发了愁。虽说土豆保存时间长，但总归是新味道好。于是她老人家想出一个办法，让我帮她捎上来，双休日到城里卖。

镇上上去卖不行吗？非带到城里卖？我不解。老妈说：哎，你不懂，你爸种的土豆无公害又好吃，城里人吃不到这么好的。再说农村种的多，也不好卖。听她的口气，似乎更多的还是一种大公无私慷慨的味道。好吧，把好吃带给城里人，于是搭了我的车、赔上我的双休日，开始帮衬着老妈在小区附近的菜场做起了“小摊贩”，一边吆喝一边自嘲着也算是对底层生活的一种体验。

土豆好卖，因为新鲜。老妈也会卖，人和气，也不计较几角乃至几元钱，“自家种的东西，又不是多10斤。”“送人？那不行。那不是你的东西。土豆是你爸辛辛苦苦种上来的，你得尊重你爸的劳动！”

留了电话，让她下次多带些。有个附近小区的大姐，开口就要50斤。第二次来，老妈只给了她20来斤。我不解，她要您全部给她好了，省得卖。老妈说，好东西要大家分享。

可问题是菜场的管理人员不让她卖。尽管本来就是沿街马路菜场，菜场里面的空位子根本不存在影响市容市貌或居民过往，但就是不让你摆，有的还弹眼落睛大声呵斥着。可老妈却心平气和地体谅着对方，说这就是人家的工作，不能摆就不摆吧。直等到管理人员下了班，菜场人也不多的时候才又拿出来。达观的老妈觉得那也是一种乐趣呢。

老妈毕竟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，经不起来来往往折腾，看着她疲惫的样子，我心疼，说您的土豆我全买了，几百斤土豆也值不了几个钱，省得你累，省得受这份闲气。再说您老人家又不是缺吃少穿的，每月拿着几千元的退休劳保，我们也在孝敬您。可老妈执意不肯。

“那就别去菜场了，要不我在网上帮你卖吧。”话是说出口了，但让我卖给谁啊？网上认识的都是同学朋友，多难为情，这么便宜的土特产，让我送还送不出去呢。我正在郁闷，老妈却来到兴致，“真的？网上也可卖啊？那你去卖吧。不能多啊，一人最多10斤。”“送人？那不行。那不是你的东西。土豆是你爸辛辛苦苦种上来的，你得尊重你爸的劳动！”

“尊重你爸的劳动！”我一下醍醐灌顶无言以对……

陈梦琦

昨晚入睡，又想起爷爷家的老房子。木质结构，灰暗，老旧，漏风，就像从漫漫风尘中跋涉而来，角角落落都镌刻着岁月的印迹。

老房子虽老，却收藏了我的快乐童年。穿过记忆的隧道，我仿佛又回到幼稚单纯的年少时代，回到老房子温暖的怀抱，像曾经无数次体验过的那样，再度寻回无比踏实、无比安全的感觉。

印象中，爷爷家的老房子总是热热闹闹的。尤其是过年吃团圆饭时，一大家子齐聚一堂，说笑声、喧闹声简直盖过了门外的爆竹声。客厅摆上两三桌，大人们围坐在一起，家长里短、天南海北、喝酒吃茶聊天打牌，小孩子们从来都是猴子心性，哪里能像大人那样稳坐泰山，匆匆忙忙扒拉几口饭就扔下碗筷四下散开，大人们也不来管束，任凭我们尽情玩耍，把“年”的喜悦与欢乐撒遍老房子的各个角落。

每次去爷爷家，院子总是带给我乐趣最多的地方。院子里种了棵橘子树，橘子树旁放着口大水缸，上面还搭着陈旧的补丁，这让我总是觉得很稀奇：原来，缸裂了，也可以像爷爷奶奶的旧衣服一样补好的呀。沧桑感十足的大缸偶尔会接纳几尾鲜活的鱼，引得我们这帮孩子跟花猫似的围着水缸直打转。

邻居家的鸡和狗是串门的常客，时不时踱过来瞅瞅有啥吃的没，一点儿也不见外。爷爷养的花猫则是神秘的“独行侠”，时不时露个面喵一声撒个娇彰显一下它的存在感，一眨眼它又灵活地一纵身不见了踪影。

屋檐下搭了好几个燕子窝。春暖花开的时候，小燕子们就如约而至，仍旧回到它们的小家生儿育女繁衍后代。经常看见它们从头顶轻盈掠过，张开的翅膀像一把把剪刀，剪来了细雨春风，也剪来了我们欢喜的柳绿桃红。它们来去时会礼貌地打一声招呼，唧，轻俏而利落。有一年春天，一对燕子登堂入室，把窝搭在客厅的梁上，爷爷奶奶见了乐和乐的，说是多好的兆头啊！我们一帮小孩再皮，也对燕子尊重得很，从不去打扰它们的生活。院子足够宽敞。冬天，我们

聚在院中放烟花，火树银花照亮了一张张快乐的笑脸。夏天，搬几把椅子在如水的夜色中边乘凉边抬头数星星。那时候的天空是那么纯净，墨蓝色的夜幕像仙女们刚刚织出的丝绒，泛着厚重柔润的光泽。大概是仙女姐姐不小心倾翻了百宝箱，夜空中撒落着闪闪烁烁的星星，一颗，两颗，三颗，数也数不清。

院子里的大片空地是我们玩“跳房子”游戏的好地方。寻几颗石子，再折根树枝在空地上横一道竖一道画几个格子，“跳房子”游戏就可以开玩了。我们蹦蹦跳跳，嘻嘻哈哈，闹翻了整个院子。

院子门口有口井，井水清冽可口。小孩子们总是对玩水很感兴趣，我也不例外。看着大人们手握桶绳轻松一抖，水桶就乖乖侧身“喝”上满满一肚子水被拎了上来，我可忍不住跃跃欲试。我忍水桶到我手里就一点水也不听话，一次次扔下去，它却肚皮朝天一点儿水也不肯喝。唉，原来打水也是项技术活哟。

老房子旁边有条河，清清的河水逗引得我调皮孩子老爱往河边跑，有一次不小心掉到河里了，吓得大人们从此以后把我盯得牢牢的，害怕我再溜出去与水亲近。于是，我只得转移阵地，踩着吱嘎吱嘎的木楼梯到楼上去玩小霸王游戏机。卧室里的电视机当时是爷爷家唯一的一台，连上游戏机后，四五个孩子轮番上阵玩“超级玛丽”游戏，大呼小叫玩得亦乐乎。

爷爷家的老房子陪伴了我整段童年时光，带给我数不尽的欢乐。时间的脚步总是飞快，如今，爷爷奶奶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，老房子则因城市道路建设而已经拆除，渐渐地淡出了我们的视野。生活条件好了，而我的童年消失不见了。不过，人生的道路有失去，也总有另一些美好的风景在等待着我。如今，我也有了自己可爱的小天使Aimee。每当看着Aimee熟睡时小花脸蛋甜美的模样，总是忍不住亲吻她的额头，感觉自己正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再度与童年亲密相逢。长辈们每次见了Aimee就说：“小宝又快长大了！”我却开玩笑地模仿动画片《神偷奶爸》中的奶爸格鲁应答：“永远不要长大！”如同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，盼着我的小宝贝拥有人生最快乐无忧的金色年华。

爷爷家的老房子